

涪陵縣圖書館存

鍾伯良贈



辛亥季夏

何氏古文解詁

國學扶輪社印行

宣統三年閏六月印刷  
(何氏公羊解詁)

一冊定價 中國白連史四角  
中國黃連史三角

校印者 扶輪社編輯部

代印者 國光印刷精良部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

翻印必究

發行者 國學扶輪社

總發行所 國學扶輪社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予丙子爲說文之學者數月後遂泛濫無專功辛巳冬作轉注假借攷頗與時論不同丙戌春間乃知形事之分援因舊橐補爲此編葉公子義聞有此書勸爲刊行並助以貲因檢以付梓人一知半解本無深義知必見嗤乎通人藏之家塾聊備童髦之一解而已丁亥孟冬廖平自識

# 外埠分售處

- 成都粹記書局 二酉山房 輸文新書社 源記書局 重慶粹記  
書莊 北京官書局 文明齋 富強齋 書業公司 鴻文書局 龍  
文閣 聚好齋 公慎書局 餉華書局 新學會社 寶仁堂 宏道堂  
晉華書局 浣花書局 天津官書局 羣益書局 南洋書局 利  
亞書局 萍文魁 保定官書局 大有山房 萍英山房 山西文  
元書局 書業昌 山東官書局 維新書局 廣東會文堂 漢  
口中國圖書公司 廣益書局 南昌開智書局 昌明圖書館 慎修  
堂 長沙鴻文書局 羣益書局 南京啓新書局 南洋官書局  
杭州德記書莊 蘇州振新書社 陝西新智識圖書館 華英新  
書館 公益書局 正誼書局 樹德堂 奉天圖書館 寶波汲绠  
齋 蕪湖匯海書局 常熟海虞圖書館 河南茹古山房 大河  
書莊 助學館 文會山房 雲南同新公 貴州崇學書局 煙

何氏公羊春秋十論叙目

王制爲春秋舊禮傳論

諸侯四等論

託禮論

假號論

主素王不王魯論

無月例論

子伯非爵論

諸侯累數以見從違論

曲存時事論

三世論

何君專精公羊超邁東漢顏嚴已渺獨立學官隨唐以來號爲絕學  
學者苦其難讀駁議橫生國朝通材代出信古能勞鉤沈繼絕

學乃大明劉陳同道曲阜異途從違雖殊門戶猶昔平寢饋既深匙

鑰條啓親見癟痕用新壁壘竊以解詰頓兵堅城老師糜餉攻城無

術用違其方聾瞽有憂膏肓誰解穀梁注疏纂述初就便欲改注公

羊獨標元解用發覆藏時月無間工計未程綜括大綱作此十論豈

敢比之權輿特欲假爲繩墨倘其學思無進則必依程圖功假或師

友有聞尙將改絃異計歲寒書此藏之敝簏以卜異日之進退云爾

甲申冬月廖平自叙

王制爲春秋舊禮傳論

孔子作春秋存王制禮記王制乃春秋舊傳孔子旣作春秋復作此篇以明

禮制故所言莫不合于春秋先儒不得其解因與周禮不合疑爲殷制不知乃春秋制中備四代非獨殷禮也春秋制度皆本于此王制所言一伯則齊晉也所言八方伯則陳蔡衛鄭魯秦楚吳也所言卒正魯則曹莒邾滕薛杞也每州七卒正此六者一壓於方伯不見也衛則以邢見陳則以頓見鄭則以許滑見蔡則以沈胡見內詳而外略也春秋稱侯者爲方伯稱伯子男者爲卒正鄭稱伯得爲方伯者王制云八州八伯寰內無方伯春秋以鄭領冀州而入爲王卿士從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也春秋男不見盟會不書卒葬許男序盟會書卒葬亦男許以別于魯卒正也不得此說則鄭國爲方伯許之序卒葬不能解也單伯左氏以爲王臣從氏采推之是也公穀以爲魯大夫從內大夫例推之亦是也而不能相合王制云天子大夫爲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單伯蓋天子之大夫爲魯監者故氏采與王臣同而來往爲內文也

鄭之祭仲陳之女叔皆監者也得此說則三傳之說可以立見非此則不能通也穀梁純與王制相合公羊雖兼採古學然與王制不同者少以其舊爲今學弟子故也今于王制同者宜据王制言之于王制不同者宜有以斡旋之如祭仲穀梁之例以爲天子大夫公羊以爲鄭大夫賢者不名此與王制不合者也不能無說而隨文解之也如此之類僕數難終謹發其例于此

又禮

記曲禮檀弓雜記三篇爲左傳說如曲禮天子不言出大子曰崩及二伯州牧諸制其明據也今當悉取附本條不惟左氏明而禮記亦明矣

禮記一書竊欲以讀白虎通義五經異義之法讀之予嘗爲今古師說禮制異同表將禮記一書各隸各經如王制屬公穀曲禮檀弓雜記屬左氏或屬周禮或屬儀禮或屬詩書不求其合而惟求其分皆足與王制相發明也

### 諸侯四等論

春秋制二伯之典修方伯之法詳卒正之事錄微國之名一州二百一十國

魯爲方伯曹莒邾滕薛杞爲卒正大者序盟會備卒葬鄭繪牟介葛爲屬國  
小者所謂微國蔡陳衛鄭同爲方伯楚秦吳爲外州方伯與魯共八伯齊晉  
爲二伯曰天子之老每州二百十國統於方伯八州八伯統于天子二老分  
主東西此春秋制也魯與蔡陳鄭衛事齊晉以事大之禮言如與京師同行  
朝禮也曹以下兗州之國如魯言朝屬國統于方伯事之如君也春秋外秦  
楚吳爲其地當方伯故記其卒葬惟秦一記葬楚  
吳狄之不記葬至于河南山西直隸安徽  
諸國惟錄方伯屬國概略不見序盟會者惟許邢滑沈頓胡以起之有所見  
者皆爲大國事及之非專錄也兗州爲魯所統魯爲方伯詳內略外故屬國  
曹莒邾滕薛杞六國記卒葬叙盟會而又見鄭繪以下諸國此春秋詳略之所  
主也其往來禮節記錄尊卑則又各異其事以今制喻之京師如周南北  
洋大臣如二伯行省督撫如方伯各省道員如卒正魯如今四川制臺于齊

晉爲上行于曹以下爲下行于蔡陳衛鄭爲敵體其儀注體制皆因此爲定如屬國無大夫無師不言使不記灾言朝魯言奔喪會葬見大夫不氏公子公孫不言大夫文以前不卒葬襄以下乃詳錄盟會爵無定盟會序有定之類凡數十事皆以卑屈于尊也魯于外方伯平行則儀注不同六卒正至于二伯則全用事大之禮矣舊有大國次國小國微國禮制異同表一卷專明禮制至于筆削之事則散見各條之下此義傳中本有明文西漢以後遂失傳說故後儒多不得其解今幸于王制中得之使古義復明焉

託禮論

春秋禮制本王制此定說也諸侯分三等亦定說也然王制之三等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也春秋之三等則皆百里國之二伯八方伯六十四卒正也以王制例春秋則二伯皆王臣非外諸侯魯爲百里大國當有三軍曹莒諸

國皆千乘不爲小國此必不合者也以王制言之則上而齊晉下而曹邾皆百里大國而春秋則獨以齊晉爲大國退方伯以七十里之制退卒正以五十里之制者何也春秋三等皆百里若一律視之則貴賤不明而王制三等之制無所託以見則改制之事託諸空談不能見諸實事矣不得已而强于百里大國中分爲三等尊卑以託見百里七十五十之異制假託以見意非實事如此苟稽其實則齊晉不大于方伯曹邾不小于陳鄭魯不必譏作三軍曹邾未必無大夫也其所以或揚或抑于其間特欲明其意而已然其所以强分三等則亦因其自然之勢非故加之也當時齊晉主盟實强大于方伯方伯自廣實强大于卒正因其本有强弱大小尊卑貴賤之分故因以託三等之制又攷王制八命錫弓矢得專征是二伯亦得命外諸侯也七命錫斧鉞得專殺是加命百里國爲方伯則儀注得加諸侯一等一州之國盡歸

節制正如今督撫加銜得節制數省之例當時諸侯有彊弱大小之分春秋  
假加命之變禮以分別貴賤以爲三等然必求合王制新訂之禮則諸侯皆  
爲同等皆得用大國儀注魯旣百里大國又加命則更當用王制大國儀注  
齊晉加于諸侯二等乃用百里儀注是降二等矣魯用次國禮亦降二等卒  
正用小國亦降二等然經不能別作二伯方伯禮制而假借百里七十里之  
禮制而用之者以諸侯强大易爲禍亂故定制以百里爲限不能加隆故借  
三等平常禮制以明尊卑大小之分此亦不得已之故也借虎皮以覆羊指  
鹿角以爲馬苟不如此則詞有所窮毛將安附此非深明纂述之源不能知  
其苦心也予久疑春秋之禮倏同異于王制積思累月乃悟假託證以假號  
之例夫乃相得益彰何君不達此義宜其不敢篤守王制矣

假號論

傳曰貴賤不嫌句同號句美惡不嫌句同辭夫號者爵秩祿位之所定也彼其器服載在典章本有一定之稱豈容抑揚其際詳傳所言則名爵不守故府進退惟在素王因嫌疑之相關定秩命之高下貴賤嫌則異之不必其本不同也不嫌則同之不必其本不異也故滕薛不嫌則稱侯相嫌則稱伯子唯其辟諱以定名稱說者不察此旨乃以春秋所書爲其本爵謂鄭秦爲伯吳楚爲子甚至紀子稱侯爲因后父所加杞伯稱子以爲時王所奪凡此之倫悉爲瞽說又傳云天子三公稱公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凡傳言稱皆謂春秋稱之不關本事也春秋假公以爲三公王後之稱假侯以爲方伯之稱假伯子男以爲卒正之稱恐人疑之以爲王爵故于滕薛紀杞互見以起其例明此爲春秋假號非諸國本爵也苟欲言本爵則見經者皆百里國同當稱侯因同號無以見義故託禮以定尊卑假號以辟嫌疑

欲因別號愈明異禮此作述之窮詞爵號之大例自漢以來久失此旨雖以博士專門猶謂紀侯加爵下至杜氏乃詳注某國爲某爵學者習聞其說深入淵體枝離牽就終昧本原學者務先詳傳文力改杜說深悟假託之由方知春秋之妙苟拘于舊解以名爵爲定稱則無入道之幾矣解詁未詳此義今並正之

主素王不王魯論

王魯之說久爲世詬病申者曰此經師舊說俗學不知古義不足爲疑若孔巽軒之去王魯而主時王則誠俗學若今之去王魯而主素王則主王魯者多年積久而悟其非誠爲去僞以存真豈曰望文而生訓蓋嘗以經例推之則魯爲方伯譏僭諸公非作三軍則是春秋仍以侯禮責魯也譏不朝非下聘則是春秋仍君天王而臣魯侯也且春秋改制作備四代褒貶當時諸侯

皆孔子自主魯猶在褒貶中其一切改制進退之事初不主魯則何爲王魯乎若以爲王魯則春秋有二王不惟傷義而且卽傳推尋都無其義此可据經傳而斷其誤矣又公羊精微具見緯候凡在枝節莫不具陳而王魯全經大綱緯書並無其語而言素王與孔子主王法乘黑運者不下三四十見此可見本素王而不王魯矣嘗以師說攷之司馬遷云春秋據魯親周故宋

孝經緯五言素王語論

而孔子受命改制作爲元聖爲王制者凡數十見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惟其爲素王故孟子以天子託之春秋而孔子以我爲解太史公引董子說吾因其事而加王心孟子引孔子云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主據魯而不言王魯皆足爲素王之證而非王魯之比是公羊舊說主素王而不主王魯也王魯之說始于董子成于何君董子繁露言春秋有王法其意不可見故託之于王魯